

高原探亲

■马媛 惠雁翎



美晨绘

两情相悦

入冬后的青藏高原，一连几天都飘着漫天大雪。雪停的这天，西藏军区某边防团二级上士陈长宏驻足窗前，望着窗外寒风摇动着挂满雪花的树枝，心里有些不安。妻子沈露即将上高原，如果继续下雪，她一路上一定要吃不少苦。

此时，远在3000多公里外的家中，沈露正在检查自己的行李。上午10点，她将乘坐飞往西藏的航班去探亲。从机场到陈长宏部队驻地，在路况好的情况下，也要行驶好几个小时，途中还要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垭口……

“东西收拾得怎么样？从家去机场的车约好了吗？”陈长宏拨通了妻子的电话，关切地问道。

“你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”沈露语气非常轻快。

陈长宏又叮嘱了几句，才挂断电话。当兵这些年来，他多次见到战友来队探亲的家属，因为天气原因或高原反应，历经重重困难才抵达部队。

“已登机，一切顺利。”不久后，陈长宏的手机收到沈露的微信消息。他望了望窗外，心里少了一些担心，决定带着工具去清扫家属院的雪。临走前，他给妻子拍了张家属房的照片。照片上还写了一句话：“等你回家。”

沈露看着温馨干净的房间里，沙发旁放着电暖器，茶几上摆着她爱吃的牛肉干和水果，开心地笑了。此时，她的心早已越过崇山峻岭，飞到了爱人的身边。她知道，路上并不容易，便闭上眼睛休息，提前保存体力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飞机开始有些颠簸，沈露的身体也开始跟着晃动。舷窗外，山峦一层叠着一层，远处的雪山时隐时现。

沈露想起她第一次去部队探亲的场景。那是她第一次上高原。巍峨的雪山，苍茫的大地，都让她感到无比新奇。那时，她还是陈长宏的未婚妻，家里早就为他们商定好结婚日期。可陈长宏要去执行任务，婚期只好一推再推。“你回不来，我就上高原嫁给你！”沈露在电话里告诉陈长宏。起初，陈长宏以为沈露在开玩笑，只是不停地安慰她。直到沈露将买好的机票拍照发过来，他才明白沈露的决心。

沈露自小是父母眼中的“乖乖

女”。这一次，她事先没和家人商量，便买好了前往西藏的机票。在她心里，既然决定要成为一名军嫂，以后肯定要去部队探亲，这次就当提前去“探路”了。她想亲眼看看，陈长宏坚守的地方，是什么样子的。

那天，刚下飞机，凛冽的寒风瞬间扑面而来，让沈露感到前所未有的窒息。她有些头晕，只好放慢脚步，缓缓走向行李提取处。找到行李后，她几乎用了全部力气，才将行李箱拖到地面上。当晚，由于开往部队驻地的班车出现故障停运，沈露只能在机场附近住了一夜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她再次踏上旅程。那天，她坐在车里，已经全然没了前一天的新鲜感，捧着便携式氧气瓶不断吸着氧。

那年那时

24岁那年冬天，我带着北国冰霜，独自奔赴岭南与兵哥哥结婚。临行那天，年近花甲、身体不太好的娘，执意要搭乘长途汽车送我到火车站，后来被家人劝了下来。娘只好站在家门口，不舍地扯扯我的衣襟，拍拍我的肩，声音有些发颤地说：“到了马上拍电报回来。”

那时，交通不便。我傍晚登上丹东至北京的特快列车，次日到达北京中转，又颠簸了两天两夜才抵达广州。兵哥哥接到我后，带着我来到火车站旁的电信局，排了将近一个小时队，才给娘发了“平安到达”四字。一周后，弟弟回信说，我出发后，娘的心便随着我颠簸在路上，她一直掰着手指计算着我何时到北京，何时到广州……一连几天寝食难安，直到收到电报，她悬着的心才放下来。

婚假结束后，为了能与兵哥哥长相守，我向原来的单位递交了停薪留职申请，在爱人驻地当起了打工妹。婚后首次回门，已是时隔4年后，携夫带子、一家三口。

隔辈亲的魅力实在令人难以置信，只在出生后由母亲精心呵护了一个月的儿子，与姥姥一见面就非常亲昵，当晚就在土炕上依偎在姥姥怀抱里睡着了。

为了减少旅途周转，尽量在家多住几日，返穗时，我们奢侈地买了机票。全家乃至全村人都为此激动不已，唯有娘满心担忧。她紧紧抱着外孙不松手：“这么小的孩子，就要坐个铁家伙腾云驾雾，多危险啊！”与母亲朝夕相处了一个月的儿子，趴在母亲肩头哭得撕心裂肺：“我不要回广州，我要跟姥姥在一起……”我示意爱人抱着孩子，自己则哽咽着背起行囊走出了家门。

那天，娘在家门口的小路上，踉踉跄跄地追出了很远：“到了拍电报，在飞机上抱稳孩子。”后来，娘说，那是她最担忧的一次送别。

几个小时后，我们平安降落白云机场。出了机场，我们费了一番周折，终于找到一家邮局，给娘发了一句“平安到达”。几天后，我收到了五弟散文诗般的家书：“二姐一家乘飞机翱翔蓝天，把妈妈的心也牵扯到了云端。直到获悉你们全家平安落地，妈妈才了却挂念。其实，娘牵挂的心，何曾有过了却？”

娘后来有几次到我在军营小住，对军营有了更多了解，便写信军营就是大熔炉，好男儿必须去当兵。娘把最小的儿子和孙子都送进了军营。她一个人留守在故乡的院子里，日复一日、日复一日地思念与牵挂在外的人。

那些年，我和爱人生活非常节俭，省下的钱基本都花在了探亲往返的路费上。我们常常是结束了一次探望公婆归队后，又开始策划着接下来的回娘家。

在一次又一次的依依惜别中，旅途有多长，娘的牵挂就会绵延多长。每次我们离家归队，那句“平安到达”便成了治愈母亲牵挂的良药。娘注定要比常人多很多牵挂，刚收到女儿的“平安到达”，又开始期盼儿子与孙子平安到家。

初为军嫂那些年，为了省钱，给家里发电报时，我每次都是把字数斟酌成“极简”。之后，再抽空写一封封信，向娘详细叙述途中的经历。娘收到信后，会不厌其烦地把我信里讲述

『平安到达』

■孔昭凤

的趣事向街坊邻居复述。如今，我由军嫂也成了兵妈妈，更加体会到母亲当时的心情以及那块“光荣之家”牌匾背后的意义。

1997年，一向节俭的娘，在村里率先安装了固定电话。从此，我每次探亲返穗时，便会第一时间拨通娘家电话报平安。每次刚一响铃，娘便立刻拿起话筒：“我在这边等很久了，终于盼来了电话，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……”

那年春天，我回老家给娘过84岁大寿。在分别时，我跟娘撒娇道别：“我今年秋天退休后，就回来陪您安度晚年。”娘嘴一撇，用手指轻点我的额头嗔怪道：“我九个孩子，指望谁也不敢指望你。你的人你的心你的家，都安在军营了。我哪有本事跟军营争闺女？”我没有争辩，但心里充满了歉疚。

带着这份歉疚，我在路上暗自下决心，退休后一定要回家陪娘住一阵子，弥补这些年对娘的亏欠。可最终没有等到我退休，娘就永远地离开了。

料理完娘的后事，外甥为了避免我晕机，把我的返程机票由经济舱升级为头等舱。不知是因为连日来在家办丧事疲惫至极，还是头等舱相对安静，一向晕机的我，那次竟然一路昏睡至广州。当飞机停稳时，迷迷糊糊的我，本能地拨通了娘的电话。电话响到无人接听自动挂断，那句“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”，让我瞬间破防。原来，那个时候事事期盼我平安的娘，已经不在。

如今，在这个“天涯若比邻”的互联网时代，不管是旅游还是探亲访友，只要平安抵达目的地，我都会及时拍个视频在微信朋友圈报平安。我坚信，娘也在以另一种方式，期待我一生平安。

幸福等待

■张卫平

我这段日子里日盼夜想的声音。每当我忙完一天的工作，下意识掏出手机时，这才想起儿子的电话打不通、短信收不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和爱人只好将注意力转向电视新闻和互联网，有一空就搜索有关海军护航编队的新闻动态。妻子总是想从中国军网发布的图片中，寻找儿子的身影。碰到照片中的人身影较小时，我们就将照片下载下来，放大、再放大。有一天，我从军网上下载了一张特战队员乘坐小艇巡逻的图片。几经放大，妻子一下子激动地叫了起来：“看，中间的那个是咱儿子！”

真的是儿子！几个月了，我们终于看到了他的照片。那个头戴钢盔，身着防弹衣的特战队员不就是他吗？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儿子脸晒得更黑了，精气神非常足。

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张照片，仿佛听见他大声地说：“爸爸，是我！”那张照片给了我很多力量。在接下来的日子中，我们怀着幸福的期待，等他平安归来……

汽车在盘山公路上缓慢行驶着，拐过一个又一个弯。沈露的身体左摇右晃，高原反应也越来越强烈。她头痛欲裂，再加上晕车，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煎熬。好在同行的乘客有经验，在一旁不停地帮助沈露，她的状态才有所缓解。

汽车翻过一个著名的山口时，司机停车，让乘客下车看风景拍照留念。沈露裹紧羽绒服，独自坐在车上看着窗外。远处，山连着山，仿佛没有尽头，山腰间觅食的牦牛星星点点。沈露无心欣赏这些美景。她打开手机，信号时有时无，屏保是她和陈长宏的合照。想到陈长宏正在营区等地，她心里升起一阵温暖：“再坚持一下，就快到了！”

经过一整天的长途跋涉，在夜幕降临时，沈露终于见到了陈长宏。看着那个熟悉的身影，沈露激动得扑到爱人怀里，任泪水肆意流淌……

两天后，沈露和陈长宏来到驻地民政局。那天，虽然天气寒冷，沈露还是穿了一件漂亮的裙子。当领到印有汉藏双语的结婚证时，两人忍不住笑了。

有过第一次高原探亲经历，这一次，沈露轻车熟路了许多。当飞机稳稳降落，沈露望了望窗外，没有下雪。她长舒一口气，很快便乘上上班车，踏上了前往营区的旅途。

部队家属院内，陈长宏考虑到沈露舟车劳顿，一定没有胃口，便早早熬好了粥，还做了两个小菜。随后，他拨通了爱人的视频电话。

“还有一个小时就到了！”沈露笑了笑，对着镜头理了理额前的头发。

“好看着呢！”陈长宏笑着夸赞。

两个彼此深爱的人，距离越来越

家庭秀

许久未见的爸爸
很快就到休假回家
正步、敬礼
认真练习军姿
我要以最酷的方式
迎接“英雄”的他

那天，我等到了穿军装的爸爸
他带回的“新年礼物”
我喜欢到舍不得放下

他说，这枚军功章承载着他的青春
我说，这颗闪闪发光的星星
给我勇气和力量
我长大要像爸爸一样，守卫国家

李培配文

北战区海军某部开展为立功受奖官兵的家庭送喜报活动。图为荣立战备训练三等功的干部张彦随“报喜小分队”回到家中，与家人一同分享荣耀与喜悦。

陈京摄

假日，我也经常和战友一起去为藏民表演文娱节目，深受大家喜爱。

高原上蔬菜数量有限，哥哥在来信中告诉我，要学习父母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的好传统。于是，我试着和战友开辟荒地，还真种出了一些适应性强、易生长的蔬菜。

从部队回家探亲，一次要走半个月。我在部队服役10年，只回过两次家。第一次探亲时，我回家看望了姐弟，又坐了4个多小时火车，来到哥哥所在的部队。那次，哥哥不仅亲自下厨为我做饭，还请假陪我去游览了滁州的醉翁亭，领略了大文学家欧阳修笔下“环滁皆山也”的胜景。

我们兄妹都爱唱歌。1978年，我和哥哥一起探亲。那是我们兄妹5人多年来难得的一次团聚。我们一起唱起了电影《英雄儿女》的主题歌：“烽烟滚滚唱英雄，四面青山侧耳听……”我们兄妹几个还拍了一张全家福。后来，我将那照片带到了部队，夜深人静想家时，就拿出来看看。

父母去世后，哥哥就是我们的家长。哥哥在哪里，我的家也跟到哪里。在和他的一次通信中，我特地写了一首诗，其中有几句是：“志向高远守军营……乐在天涯战恶云。与兄相逢逢有时，雪域高原来了情。”以此表达我扎根高原、建设军营的壮志豪情。在部队服役期间，我不仅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还有幸提干。

那天，我将父亲的烈士证书轻轻地抚摸了一遍又一遍。我会将它继续珍藏着。它永远是我们兄妹和后代的传家宝。



续写荣光

■张亦苏口述 彭辰阳整理

南京军区。我到部队前，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，讲了小时候父母怎样要求他吃苦耐劳和严守纪律的两件小事。

一件事是哥哥上小学时，课外劳动有时是打扫厕所。那时都是早厕，又脏又臭，哥哥回家就开始叫苦。父亲便耐心地教育他，作为军人后代，要热爱劳动，不怕脏不怕累。哥哥讲这件事是在提醒我，到了部队要学会吃苦。

另一件事是，哥哥曾在上学路上看到豫剧《穆桂英挂帅》海报，当天课都没上完，他就悄悄地溜到剧场看戏，很晚才回家。父亲知道他逃课后，很严肃地批评了他，指出不遵守纪律、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危害。从此，他再也没有逃过课。哥哥在信中告诉我，他之所以在部队进步很快，“吃苦耐劳、严守纪律”是一个重要因素。我入伍后不久，哥哥又把父亲的烈士证书转寄给我。

那些年，我和哥哥经常通信，互相鼓励。那时，通信手段不方便，哥哥多次通过原南京军区总机，把电话转到原成都军区总机，再通过西藏军区总机转到我所在的部队医院科室。可惜，有几次我因外出执行任务，没有接到哥哥不远千

里打来的长途电话。

我刚到西藏时，很不适应。驻地的冬季漫长且寒冷，暴雪常常堵得营房门都打不开。为了御寒，我和战友经常穿着大头鞋和很厚的棉袄、棉裤，戴上棉帽，像只企鹅。即使是夏天，我们也很少有机会穿裙子，展示女孩子的美丽。到藏区巡诊时，汽车在十分陡峭的山路上行驶，另一侧就是万丈深渊，随时都可能出事。在医院工作时，一旦来了受伤或生病的官兵、藏民，抢救到深夜是家常便饭。

最伤脑筋的是，那时部队条件简陋，没有浴室，长年累月没办法洗澡。这对于从小就爱清洁、讲卫生的我，同样是个考验。好在医院里有茶炉。仅靠水壶或暖瓶打水到宿舍还是不够，我和战友便就地取材，在从外面给部队运鸡蛋的金属箱上，安上用铁丝做成的把手，每次可以多抬些热水到宿舍，用毛巾蘸水擦洗身体……

父亲的烈士证书，我也一直小心翼翼地保管着，遇到困难就拿出来看看。只要有时间，我就刻苦钻研业务，积极为战友和当地藏民提供医疗服务。到了节

家风

那天，我整理家里的一些旧相册和老物件，对父母的思念再一次涌上心头。特别是父亲的烈士证书，我这些年一直保存得很好。在哥哥和我当兵后，这份荣誉激励着我们在部队建功立业……

我的父亲张悦杰和母亲郑兰英都是老八路。父亲去世时，仅有39岁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五个孩子生活。

几年后，母亲也生病了。她没有让我哥哥留下来照顾她，而是响应国家号召，送哥哥去当兵。哥哥离家后，她还让我把父亲的烈士证书寄给他，激励他要像父亲一样，当个好兵。

后来，母亲也去世了。我们兄妹怀着父母的期待，努力工作生活。哥哥在部队表现优异，姐姐和弟弟都先后考上了大学。1971年冬，我应征来到驻林芝某部队医院服役，成为一名像母亲一样的女兵。

哥哥那时在安徽滁州当兵，隶属原

